

化

物

语

上



西尾维新

林信帆 译

化物语
上

西尾维新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物语.上/(日)西尾维新著;林信帆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14-5

I. ①化… II. ①西…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1459 号

《BAKEMONOGATARI(JOU)》

© NISIOISIN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llustrations by Kaori Fujita

Originally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KODANSH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147

责任编辑:乔亮

策划编辑:李殷 王皎娇

封面设计:汪佳诗

化物语.上

〔日〕西尾维新 著

林信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00,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14-5/I·4214 定价:39.90元

目 录

第一篇

黑仪·重蟹

005

第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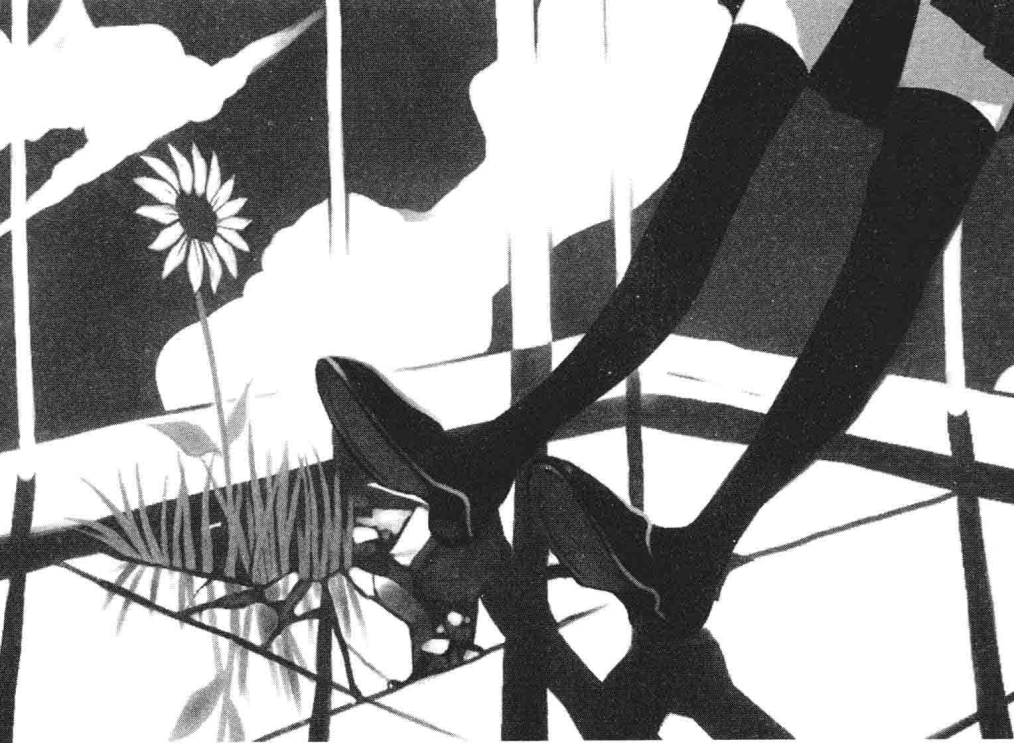
真宵·蜗牛

107

第三篇

骏河·猴子

259



第一篇 黑仪·重蟹

第二篇 真宵·蜗牛

第三篇 骏河·猴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BOOK|SBOX|DESIGN

VEIA

FONT|DIRECTION

SHINICHI|KONNO

(TOPPAN|PRINTING|CO.,LTD.)

ILLUSTRATION

VOFAN

第一篇

黑儀·重蟹

SENJYOGAHARA HITAGI





第一篇

黑仪·重蟹

001

战场原黑仪，在班上被定位成体弱多病的女孩子——理所当然地不参加体育课，就连朝会之类全校集合的时间，也以贫血为由，独自一人待在阴凉处休息。虽然我和战场原从一年级、二年级，到今年升上三年级，连续三年的高中生涯都同班，但我却从没见过那家伙朝气蓬勃的样子。她是保健室的常客，经常以去专属的医院就诊为理由迟到早退，或是惯性缺席。她该不会是住在医院里面吧，同学们甚至会如此开玩笑地窃窃私语着。

然而她虽然体弱多病，却没有一丝弱不禁风的印象。而是给人一种线条纤细，柔弱到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折断般，感觉十分虚无缥缈。或许正因如此，某一部分男生私底下会戏称她为深闺里的千金小姐。而我也认为，那些形容确实相当符合战场原散发出的气质。

战场原总是坐在教室一角，独自一人默默地看着书。有时候是看似艰涩的硬皮精装本，有时则是封面设计看起来会让人智商下降

的漫画书，她似乎是个阅读范围相当广泛的杂食派。也许只要是文字什么都好，又或许其中有着某种明确的标准。

她的头脑似乎相当聪明，在全年级名列前茅。

每次考试后张贴在布告栏的排名表上，最前面的十个人当中，肯定会出现战场原黑仪的名字。而且是全科优秀，无懈可击。这跟除了数学以外都满江红的我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我俩的脑袋构造想必完全不同吧。

她似乎没有朋友。

连一个，也没有。

就连战场原跟别人交谈的画面，我也从来没见过——用更敏锐的观察来看，无论何时总是在看书的她，也许是藉由看书的行为，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墙，暗示别人不要找她说话也不一定。正因如此，尽管我和战场原同窗两年多，但我从来没和她说过半句话，这点我可以断言。说到战场原的声音，她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到时，总是千篇一律用娇弱的声音回答“不知道”。对我而言，这句话已经和她的声音画上了等号（不论问题的难易，她一律只会回答“不知道”）。在学校这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空间里，没朋友的人彼此之间，通常会形成一种属于同类的交流方式或是小团体（事实上，去年为止我就是其中一份子）。但战场原在那规则中似乎也是例外。当然，这并不表示她受到排挤欺负。不管是从深层意义或浅层意义来看，就我的观察，战场原一概没有受到迫害或被疏离。因为无论何时，她总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坐在教室一隅，安静地看书。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墙。

理所当然地坐在那里。

仿佛自己不在这里是很正常一样。

不过，话虽如此，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若以高中生活三年来计算，一学年假设有两百人，从一到三年级，包含学长学姐、学

弟学妹和同学在内，再加上老师，自己总共会和大约一千人共用一个生活空间。但这些人当中，对自己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一旦去思索，想必不管是谁都会得到非常绝望的答案。

即使有着连续同班三年的奇妙缘分，却没讲过半句话，我丝毫不觉得惋惜。毕竟说穿了，日后回想起来，也只会认为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等一年后高中毕业了，到时我会变成怎样虽然不得而知，不过那时候我根本不会再想起战场原的容貌——也想不起来了吧。

这样就好。战场原想必也会觉得，这样就好。不止战场原，全校每一个人，想必都会觉得这样就好。对于这种事情，会感到郁闷阴沉本来就是错误的。

我始终这么认为。

然而——

就在某一天。

准确来说，是五月八号的事情。这天，我升上三年级，对我而言有如地狱般的春假闹剧，同时也是有如噩梦般的黄金周假期^①刚结束的时候。

按照惯例眼看就要迟到，我快步跑上校舍的阶梯，来到转角平台的时候，一个女孩从天而降。

那个女孩，正是战场原黑仪。

准确来说，她并非从天而降，只不过是在楼梯上踩空了，往后倒了下来而已——尽管我应该有能力避开，但我还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战场原的身体给接住了。

这个判断应该比闪开还要正确吧。

不，或许我错了。

① 日本的黄金周，约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因为——

战场原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接住的身体，非常地轻盈，轻盈得没道理。轻盈到不可思议、令人毛骨悚然，让人完全笑不出来。

仿佛她不存在似的。

没错。

战场原她，几乎没有可称之为体重的东西存在。

002

“战场原？”

听见我的询问，羽川疑惑地偏着头。

“战场原同学她怎么了么？”

“也没什么——”

我含糊其辞地回应道。

“——呃，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

“哦——”

“你想想看，战场原黑仪这个名字不是很独特又有趣吗？”

“……战场原是地名喔？”

“啊——呃，不是指那个啦，我说的是，对了，是后面的名字。”

“战场原后面的名字，叫作黑仪，对吧？很奇怪吗……黑仪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土木用语吧。”

“你还真是无所不知呢……”

“我不是无所不知啦，只是刚好知道而已。”

羽川虽然一脸莫名其妙，却也没刻意追问。“真难得啊，阿良良木，居然会对别人感兴趣。”她说。

少啰嗦，我回嘴道。

羽川翼，是本班的班长。

而且还是个非常符合班长形象的女孩子，绑着整齐的麻花辫加上眼镜，循规蹈矩品行端正，个性非常认真，而且在老师之间的评价也很好，这年头恐怕就连在动漫当中，也会被列为濒临绝种的稀有存在。她至今为止的人生都在担任班长，也许毕业以后也会继续担任某种干部——她的品格就是会让人如此联想。简而言之，她就是班长中的班长。“她根本就被神选上的班长吧？”甚至有人会私下散播如此几可乱真的传闻（那个人就是我）。

我和她一、二年级都不同班，升上三年级才分到同一个班上。话虽如此，早在成为同班同学之前，我对羽川这个人便早有耳闻。这是当然的，如果战场原的成绩算全学年名列前茅的话，羽川翼的成绩就是全学年之冠。总共五种学科六项科目，她能够轻松自若地拿下满分六百分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分数。没错，直到现在我还记忆深刻，羽川在二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中，甚至达成过包含体育保健和美术科目在内，所有学科仅日本史一道填充题失分这种怪物级的超常成绩，如此有名的人物，就算不想知道也会自动传入耳里。

然后——

而且很糟糕地，不对，这应该是好事吧，总之让人极为困扰的一点是，羽川是个心地非常善良，喜欢照顾人的女孩。然后更糟糕的是，她同时也是个非常择善固执的人。过度认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算是用卡车来拉也拉不动。虽然在春假期间，我已经和羽川稍微照过面，但等到学期开始重新编班，她一知道我们分到同一个班级，立刻就对我宣告说：“我会让你重获新生。”

我并非不良少年，更不是问题儿童，在班上的存在就像装饰品一样，对于向来如此评价自己的我而言，她那番宣告简直是晴天霹

雳。然而任凭我怎么劝说，羽川那带有妄想的信念仍旧没有停止，还莫名其妙地任命我为副班长，于是现在，五月八日放学后，为了六月中旬将要举办的文化节，我跟羽川两人留在教室里，正在讨论着活动企划。

“我们已经升上三年级了，就算是文化节，也没必要花太多工夫吧。毕竟还是用功念书准备考试比较重要。”

羽川说道。

理所当然地认为读书考试优先于文化节，她果真是班长中的班长。

“如果用主题不明确的问卷调查，只会得到杂乱无章的意见而且又浪费时间，不如我们先设定好选项，再让大家从中投票表决，这样好不好？”

“不错啊？乍看之下还挺民主的。”

“你的说法还是一样让人讨厌呢，阿良良木，这就叫性格乖僻吗？”

“我才不乖僻呢。省省吧，别动不动就说别人性格扭曲。”

“说来参考一下，阿良良木，去年跟前年的文化祭，你们班推出过什么活动？”

“鬼屋和咖啡店。”

“真普通啊，实在太普通了，可以说是平凡吧。”

“还好啦。”

“或许也可以说是俗气。”

“用不着说得这么难听。”

“啊哈哈。”

“话说回来——在这种场合，选择平凡的做法反而比较好不是吗？毕竟不光是要让客人快乐，我们自己也要能乐在其中才行……嗯。这么说来，战场原她——就连文化祭，也从来没参加过呢。”

去年也是——前年也一样。

不，不止是文化节，几乎所有可称之为活动的事项——所有正课以外的东西，战场原几乎可说是完全不参与。运动会当然不用说了，就连校外教学、户外教学、社会科见习，任何活动她一律不参与。她的理由总是因为被医生严格禁止激烈活动，等等之类的。如今仔细想想，其实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假如是禁止激烈“运动”的话还说过得去，但禁止“活动”这个说法，未免太不自然——

但是，假如说——

假如那件事情，并非我的错觉的话。

战场原她，如果真的“没有”体重的话。

在正常课程以外，没错，会和不特定多数的人群有机会接触到身体的课程——例如体育课等——对她来说，想必是绝对不能参加的活动项目吧。

“你很在意战场原同学的事情吗？”

“也没有啦——”

“体弱多病的女孩子，果然比较讨男生喜欢呢。唉啊——讨厌讨厌，好肮脏、好污秽喔。”羽川促狭般说道。

她这兴奋的样子还真难得一见。

“体弱多病，是吗……”

如果说体弱多病——也算是一种病吧。

不，可是那算是一种病吗？

是生病的关系吗？

身体虚弱，所以身体必然也会变得比较轻，这样解释非常简单明了——然而那种轻法，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战场原从楼梯的最顶端，摔落到转角平台，就算她是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孩子，但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应该就连接住她的人，也可能会伤得不轻。